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昭公經傳解詁弟九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箋曰五始例月子野庶兄弟亦繼兄弟爲子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戌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名爲諱義當正亦可知　箋曰大夫會例時戌惡雖孤不以家尊辭國當更名也春秋不爲此

見例然直書亦可見譏文

正之反不見矣祁丙地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据八年稱弟箋曰据會世子稱世子貶箋曰公子牙以弟稱公子爲貶此與同也曷爲貶据八年殺偃師猶不貶箋曰据弟聘無貶文也爲殺世子偃師貶箋曰下殺世子復見弟故知於此踊貶之也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難八年事箋曰此說貶之之意先自難而下自釋也言將自是殺君也明其欲殺君故令與殺君而立者同文孔瑗殺君本謀在招箋曰明下稱弟不得貶之

故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殺者同箋曰据陳侯實卒非殺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箋曰孔瑗不稱大夫坐殺故招必誅也再見例者公子牙內大夫此外大夫然則曷爲不於其殺焉貶据未殺也　箋曰据殺世子直稱陳招亦可爲貶以親者殺然後其罪惡甚箋曰稱弟殺世子乃見孔瑗謀立招之罪及招之惡也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招殺偃師是也　箋曰此下弟子說經例以駁貶招之意言摯招亦見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招稱公子及楚人討夏徵

舒貶皆是也　箋曰殺不明則貶以見之若齊仲孫夫人氏**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據弃疾不豫貶　箋曰招郎後稱弟殺於此稱弟不足以滅其罪沒其殺而故爲此文是爲大疑**著招之有罪也**箋曰於會去弟乃見招得罪於兄所謂於文無罪者與此正相反而相起**何著乎招之有罪**据弃疾不著　箋曰据會無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起之者八年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　箋曰招殺世子未當國也而楚託以滅陳是其罪由楚成之故於會貶招以致其意若曰陳侯早絕之則國不滅招不託親親則孔

瑗不生心是爲防漸之微意爲親臣示法非史臣儒生所知

三月取運箋曰取例時月者蔡八龍說起下齊月取運廖震說起下九月取鄆

運者何箋曰据季孫宿已入運**內之邑也**箋曰卽季氏之邑本公邑也**其言取之何**據自魯之有据君臣邑同繫國箋曰**不聽也**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聽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箋曰先已公不得爲政此公爲政而不聽故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箋曰出奔例時

秦無大夫箋曰終春秋不見秦大夫文也**此何以書**箋曰据出奔非

賢稱弟無罪**仕諸晉也**為仕之於晉書箋曰非實奔也為晉大夫耳知大夫者晉大夫乃得見也**曷為仕諸晉**据國地足以祿之箋曰据出奔者得罪之詞**有千乘之國**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　箋曰秦無千乘言千乘者明此假秦以為法耳**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弟賢當任用之不肖將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　箋曰上見陳侯任弟以滅嫌弟不可仕故譏秦伯以示不義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箋曰見世邾婁例日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 箋曰敗狄例時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 据讀言大原也 箋曰經無大鹵之文又不闕義例弟子蓋自据史文問之非問之例也何注似經本大鹵但讀大原如伐伐之有輕重則下傳不得据原爲說蓋非也

地物從中國 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致殊俗也　箋曰地若沛河物若金車

邑人名從主人 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　箋曰邑有改名各屬其主若越於越小邾婁濫人若仲孫何忌仲孫忌公孫嬰齊仲嬰齊

原者何 箋曰据鹵不殖不同原也

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

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

箋曰言但以地平名之不必壟田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箋曰入出入惡例時去疾奔不得見入當國乃見也

莒展出奔吳主書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公子篡重不嫌本不當氏箋曰出奔例時展蓋當立者去疾或遣段密州或乘亂逐展故坐去疾篡非展爭篡也蔡人能說莒展展已立

叔弓帥師疆運田箋曰疆田一見例時嫌取運入運內邑文不明故見

疆田

疆運田者何箋曰据田不重疆上取運稱運運非田多邑少例與莒爲竟也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中北箋曰前見入運已取之於莒此既入公而更正其界耳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据非侵伐箋曰据取邾婁田猶不帥師畏莒也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輿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箋曰運入季氏託言畏莒而往耳上見不聽文故此帥師以疆之

葬邾婁悼公箋曰見世邾婁葬例時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箋曰楚卒例日

楚公子比出奔晉辟內難也箋日出奔例時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爲卽位見聘

夏叔弓如晉箋曰如例時亦卽位始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冬公如晉箋曰公如例時爲乃復見之至河乃復箋曰復例時

其言至河乃復何据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不言至乾侯乃復据不至復箋曰不敢進也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見箋曰昭篇見公復者再起大夫結彊國以

有乾侯之難

季孫宿如晉箋曰如例時爲公乃復見之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箋曰見世滕卒例日

夏叔弓如滕箋曰如例時如滕一見於此起褒進滕也

五月葬滕成公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

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 箋曰見世滕葬例月進同大國

秋小邾婁子來朝箋曰來朝例時三見朝者爲即位始至

八月大雩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 箋曰大雩例時月者甚旱

冬大雨雹爲季氏　箋曰雹例時

北燕伯款出奔齊名者所見世著治太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　箋曰出奔例時燕加北亦附庸國也稱伯者附庸爵從其本封亦見伯子男一等之例見世進附庸成國致太平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爲季氏　箋曰雨雪例月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　箋曰會例時入見

世不殊淮夷見太平

楚人執徐子 箋曰人執君例時非伯討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箋曰伐例時月者齊借楚力以伐吴中國弱而假夷狄以義兵之名本從魯往為內危也繫之齊者起為齊誅也

執齊慶封殺之 箋曰執例時慶封不挈者不當國仍

此伐吴也其言執齊慶封何 箋曰據欒盈且胥不繫本國

為齊誅也 故繫之齊 箋曰與宋魚石同也

其為齊誅奈何

箋曰据齊慶封來奔早絕之於齊

慶封走之吳

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于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

吳封之于防

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

然則曷爲不言伐防

據防已爲國

不與諸侯專封也

故奪言伐吳

慶封之罪何

箋曰据楚子稱爵得伯討詞

齊齊君而亂齊國也

道爲齊誅意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箋曰封防成國是齊君也猶繫於齊故知唯亂齊國

遂滅厲

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　箋曰遂滅例時

九月取鄟箋曰取例時月者起實國當言入也不繫取之者諱文

其言取之何據國言滅據不繫不言伐我箋曰滅之也箋曰內諱同故知滅國文

滅之則其言取之何箋曰據內諱滅言入內大惡諱也因鄟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箋曰初不能定其君乃因而取故使若滅厲之師取我邑而去者知非楚子等取者月爲內取文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箋曰大夫卒例日見世錄四大夫皆世卿不見單氏蓋已絕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箋曰舍一見例時月者起非實舍

舍中軍者何箋曰据築之譏毀之譏復古也善復古也箋日以
復古爲名欲併其權不探其情從而言舍耳知非實舍者實舍則不書作矣然則
曷爲不言三卿据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帥解言三卿因以
爲難此復古箋曰据先作諱卿言軍可見卿文不得復諱五亦有中三
亦有中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不知何中也今此据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据上言
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据下中難上不言中故
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

者以上解下文當同亦可知月者善錄之箋曰五者大夫也三者卿也言中順諱文使若未改制仍伯國五大夫夫之中爲軍者然

楚殺其大夫屈申 箋曰國殺大夫例時

公如晉 箋曰公如例時爲受莒叛邑見之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箋曰以來奔例時

莒牟夷者何 箋曰据邾婁庶其已見例 莒大夫也 箋曰欲見小國大夫得書之例也 莒無大夫此何以書 箋曰据邾婁褒進見大夫耳莒未褒也 重地也 箋曰嫌庶其已褒乃見故特見無大夫者乃知重地例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据漆閭丘不言及高張言及　箋曰据地無尊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

秋七月公至自晉箋曰公至例時月者大夫受叛公不得爲政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箋曰大夫敗師例日

濆泉者何箋曰据泉濆不可加于疑地名也直泉也箋曰直特也非地名特以泉涌記之直泉者何箋曰据水地者大之泉涌不足記涌泉也蓋戰而涌爲異也不傳異者外異不書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與兵戰

門石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　箋曰凡日者大之莒以水攻叔弓能敗之之故從水地例

秦伯卒箋曰見世秦卒例時

何以不名据諸侯名　箋曰据前見世小國君卒皆名

秦者夷也

匿嫡之名也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　箋曰匿之者春秋法也秦本非夷春秋夷之同夷國故君卒不名也嫡當爲君者也匿其先君無臣子之詞明非貶絕者但奪其臣子耳

其名何据秦伯嬰稻名　箋曰据秦之狄自殽始名卒在殽後不匿之

嫡得之也獨嬰稻以嫡得立之　箋曰嗣君可褒仍從曹

鄭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于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　箋曰伐例時越始見稱人在弟四等後復不以名通從初等州舉例是中國降而狄之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　箋曰見世杞卒例日此月者前稱杞子國滅復封從微例小國月卒時葬

正也

葬秦景公箋曰秦葬例時

夏季孫宿如晉箋曰如例時

葬杞文公箋曰杞葬例時

宋華合比出奔衛箋曰出奔例時

秋九月大雩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豫賦斂之煩也箋曰大雩例時月者甚旱

楚薳頗帥師伐吳箋曰伐例時

冬叔弓如楚 箋曰如例時見世一見如如楚致太平

齊侯伐北燕 箋曰伐例時爲款討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箋曰平例時月者起非微者平爲近正暨不得已方受齊叛人齊楚相結故不得已而平也平者兩君之事諱故不見公廖榮說下見盟知非實平也

三月公如楚 箋曰如楚例月

叔孫舍如齊莅盟 箋曰涖盟例時爲暨平見之亦譏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後楚滅陳蔡楚殺其君虔于乾谿

箋曰日食正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箋曰衛卒例日

九月公至自楚箋曰公至例時月者如楚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箋曰大夫卒例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歿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箋曰衛例月葬當時而日危例也襄世子不可立而立子不賢至於殺兄逐子故危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說在元年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箋曰殺君之子例時不言其君世子者兩見陳文惡其以親首惡危國若路人也蓋陳侯將㝃使殺嫡而立畱與公子另事相反以相起一賢一賊示處人父子之道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箋曰陳卒例日

叔弓如晉箋曰如晉例時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箋曰執行人例時殺之例時楚託討招故先以爲罪

陳公子留出奔鄭箋曰出奔例時言公子見不當國蔽罪于招也

秋蒐于紅箋曰蒐例時

蒐者何箋曰据蒐常事簡車徒也徒衆何以書箋曰据狩已譏蓋以罕書也說在桓六年箋曰蒐者有司之事大蒐君之事三事故必三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箋曰大夫相殺例時蓋孔瑗謀立招殺異己者

大雩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箋曰大雩例時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箋曰師滅國例月日者執滅例也執陳公子招箋曰執例時非伯討例放之于越箋曰放例時放者君臣之詞也與楚得治之也一奪一與乃見詭討楚詭討而不能殺招知招本受命陳侯也殺陳孔瑗箋曰殺外大夫例時陳孔瑗者叛而不當國之詞葬陳哀公日者疾詐諼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箋曰陳葬例月徒葬隱之宜日此時者禍由搦起故略之且見無可討之賊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鄭以

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君例時楚已取陳故從地錄託於陳與會以起存陳也箋曰大夫會

許遷于夷箋曰遷于例時見世存恤小國故詳錄許

夏四月陳火箋曰外火不書月者從內存陳詳錄之考異郵說天曉其君炏灰終然是也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據災異爲有國者戒存陳也已陳滅復火者炏灰復然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箋曰爲存陳而見火耳其實災尚不書

曰存陳悕矣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爲天所存悲之曷爲

存陳据滅非一天意曷爲悲陳而存之滅人之國執人之罪

人罪人招也殺人之賊孔瑗殺君賊也葬人之君若是則

陳存悕矣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殺君者本爲招殺當舉招爲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沒招正賊文以將與上貶起之月者閔之箋曰滅國皆坐滅唯楚反託於義故見不與滅之文

秋仲孫貜如齊箋曰如例時見世存公見一聘齊

冬築郎囿箋曰築例時

十年春王正月箋曰昭十年正月不書他事蓋與桓十年見王相比見失

國之由故又去冬明無始終也

夏晉欒施來奔箋曰來奔例時蓋爲欒盈入晉曲沃前爲出無惡文故存欒氏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箋曰伐例時月者三大夫並出危之

戊子晉侯彪卒箋曰晉卒例日

九月叔孫舍如晉箋曰如例時月者欲見爲晉葬例

葬晉平公箋曰晉葬例月不月者冬十一月也欲去冬冬故並去月晉不能恤魯

伯亦無終故內從恩於晉從略也成十年公如晉亦去冬是其明證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 箋曰宋卒例日上不係冬明時月日皆不相繫也取吳孟子無明文去冬亦不足見之何蓋誤据緯說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 箋曰如例時此月者與舍如晉同晉宋葬例月而不月嫌內略之故見如月明去月自其本卒者不當月也如滕時滕葬月足以明之

葬宋平公 箋曰宋葬例月時者共公不月盈去平月明葬共爲錄共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箋曰誘例日與名虔相起殺之于申箋曰殺例時楚子虔何以名据誘戎曼子不名絕箋曰比滅同姓例當絕其國曷爲絕之据俱誘也爲其誘討也使不自知而殺故加誘　箋曰戎曼子非討惡明般本有罪嫌可殺也此討賊也蔡侯般殺父而立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据與莊王外討晉文請尊箋曰据託討不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許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　箋曰入陳陳侯已卒不坐殺君但坐

滅耳般已立列於國君詐以討殺之行同寇盜而無惡名眾人或子之蔡人不敢讐之故君子絕之以示義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箋曰圍例時見楚懷惡與下滅爲一事圍經八月不再見伐疾楚之甚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箋曰夫人薨例日

大蒐于比蒲箋曰大蒐例時在殯而蒐當諱託于譏罕

大蒐者何箋曰據上已見蒐簡車徒也箋曰於蒐時行大閱禮蒐主徒大閱主車大蒐兼之也何以書箋曰據大閱蒐皆巳見例喪蒐小惡見甚

當諱也

蓋以罕書也說在桓六年言罕嫌實罕此非罕自明箋曰上蒐乃足起譏公意大廋者君涖之與大閱蒐例同見罕以起定比年廋為正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不日者蓋諱喪盟盟使若議結善事箋曰大夫會君盟例時與折盟相比見正例柔未命會公貜正鄭會屬國又互相見例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宫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箋曰大夫會例時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箋曰葬夫人例日

齊歸者何箋曰据襄不見迎夫人昭公之母也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箋曰不譏喪蒐故知妾母也記曰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艮則昭公庶子也齊歸蓋卽其慈母不譏喪慈母者假以張妾母之文非考禮也記曰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亦猶董狐南史以奴守職彼自史例此則經也襄夫人不見者明春秋不記事故隱公不見謚襄夫人不見姓君夫人事猶不紀他所記皆有義例明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箋曰滅執例日執蔡世子有以歸箋曰執以歸例時以歸者不當執復加執者嫌有可亡無罪也用之箋曰用例時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据陳子也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卽殺也不君不與靈公坐殺父誅不得為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耳　箋曰不成其為君其世子名不可奪雖殺父猶世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据惡惡止其身誅君之子不立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殺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　箋曰上名虔正楚罪嫌般不必誅故正之為誅君有但當廢耳非併殺之也父殺君父子不得坐罪或以為當絕其類者過也非怒也無繼也父誅子當絕　箋曰併殺之則怒矣王者開人善路許有

自修立惡乎用之箋曰据鄫子直言用之此加以歸之文用之防也者箋曰用之爲牲無異也言用之防者案史記便文言之非經文所見其用之防柰何箋曰据防唯八蜡一祭非社比也社有僇不用命之法蓋以築防也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讒滅人箋曰楚方築防因生薶而幷築之持其足倒築之用力甚勞非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箋曰納例時

伯于陽者何卽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仍不

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箋曰据北燕無大夫卽納北燕伯不當言于陽公子陽生也箋曰卽哀六年陳乞所迎公子陽生也史書陽生系北燕若齊仲孫例時景公立十九年矣陽生于哀六年立則在北燕四十三年子曰我乃知之矣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箋曰北燕無公子故改爲伯于陽若納衛世子于戚與納君例不合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如猶柰也猶曰柰女所不知何甯可强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箋曰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謂夏五也今

亡矣夫謂此史也此史不闕文故存之示闕文之大法必闕文乃知去冬去二時無王無天之可據也

春秋之信箋曰信猶實也言春秋所以可信者取于史爾**史也**箋曰春秋非史法而託於史事乃不虛史存可案而知史亡不待史而見

其序則齊桓晉文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　箋曰此無義例者也其事或記或不記則有義也

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　箋曰謂會于某亦無義例盟于亦同也自此以外皆有義也

其詞則丠有罪焉爾丠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丠之罪聖人德盛尙謙故自名爾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

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陽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　箋曰言其詞皆有義例無虛加也言有罪者既不直筆又不記事非作史之體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箋曰鄭卒例日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箋曰使來聘例時

公如晉　箋曰公如例時

至河乃復　箋曰至乃復例時

五月葬鄭簡公　箋曰鄭例月葬不及時不日慢葬也

楚殺其大夫成然　箋曰國殺大夫例時

秋七月　箋曰方見晉不納公公子乖離故不書他事十四年公如晉乃復隱如至

亦宜書夏四月是也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 箋曰內大夫出奔例日月者有罪略之

楚子伐徐 箋曰伐例時

晉伐鮮虞 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令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 箋曰伐例時廖榮說諸侯遂亂反陳蔡中國亦新夷狄不可勝狄故狄一晉以起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箋曰圍例時費內邑言圍譏自

明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箋曰歸于出入無惡自晉晉有力例時月者者起歸殺殺其君虔于乾谿箋曰公子殺君正例日時者起非比實殺殺君不地地者明虔失國此殺其君其言歸何據齊陽生入惡不言歸歸無惡於殺立也箋曰比但歸耳初不知棄疾有惡謀歸無惡於殺立者何言箋曰據經歸殺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

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从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从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加殺也言歸者明其本無殺君而立之意加殺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篡曰不使虔有國故爲走从乾谿之文非欲見築臺爲戒也虔惡已甚築臺不足戒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篡曰實君君不稱君從不成君例時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据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篡曰据討賊當挈若州呵無知也其意不當也据上傳知其脅篡曰比以公子殺君旋

以公子見殺無當國之文原其意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殺焉

爾据王子朝不貶箋曰据傳言棄疾脅之靈王經弒非殺也比之義宜

乎效弒不立箋曰比貪立則當爲首惡大夫相殺稱人此

其稱名氏以殺何据經言殺公子比也箋曰据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兩不名其餘皆稱人以殺唯陳弟殺世子文與此同彼世子又不加殺言將自

是爲君也故使與殺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實已立嫌觸實公子棄疾卽楚子居也箋曰比雖不成君棄疾將君之故從殺君詞以起比前殺乃加殺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北

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箋日公會

例時

公會八月甲戌同盟于平北箋日公會同盟一事當會日盟時此日盟者不議會議同盟不信公不與不恥也不言諸侯者不使得散詞以起中國新夷狄也

公不與盟箋日不與一見例不時

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箋日執以歸例時

公至自會箋日至自例時至者會有危也而亦爲得意詞者喜至也

公不與盟者何箋日据齊侯弗及盟公不見與盟也時晉

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　箋曰實不與公盟耳而爲公自不與之詞譏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据得意乃致會　箋曰据危重當爲諱文目言不與文猶未明乃爲危危會文以起之**不恥也曷爲不恥**据扈之會公失序恥之**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賂遂亂也諸侯賓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者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　箋曰中國新夷狄乃爲同盟之詞故必明公之不與乃不恥也其實公會自不見與非公不

恥故曰君子不恥

蔡侯廬歸于蔡 箋曰歸于例時 **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 据歸者有國辭 箋曰据不見復立文

不與諸侯專封也 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之者上有存陳文陳見滅無君無所責又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卽諸侯存之當有文實也 箋曰起因上會而歸封之自明廬吳皆諸侯所立不與專封故使若故君

冬十月葬蔡靈公 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讐故書葬明當從

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 箋曰蔡葬例月復君靈公者蔡新立從滅國葬之

公如晉箋曰如例時至河乃復箋曰至復例時

吳滅州來箋曰不日者略兩夷狄滅例時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箋曰至自例時單伯氏隱如不氏者爲國執從公致之與遂驕如同爲君臣詞

三月曹伯滕卒箋曰見世曹卒例月

夏四月箋曰史縈森說不書他事與十二年秋七月相起

秋葬曹武公箋曰曹葬例時

八月莒子去疾卒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箋曰見世莒卒例月不葬者最後進愈於頓沈而已如以篡去葬則莒當別見一卒亦自可不卒去疾不得卒而不序之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箋曰國殺大夫例時始令有大夫與牟夷相起蔡人龍說無大夫者無公子惡莒君使與陳公子招同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箋曰見世吳例月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箋曰有事例日有事追享朝享之名也魯

立武宮爲世室言有事譏自明**籥入**箋曰入例時**叔弓卒**箋曰大夫卒例曰見世恩錄使若非癸酉卒者然**去樂卒事**箋曰去例時

其言去樂卒事何据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禮也**以加錄卒事卽非禮但當言去籥而已若去樂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　箋曰卒事者成禮之詞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恩痛不忍舉**卒事**畢竟祭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爲今君臣也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箋曰周禮

君夫人之喪
大夫大夫皆廢祭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賓尸事畢而往也日者為卒日　箋曰尸事
利成之後不待明日繹也繹或亦攝主與
夏蔡昭吳奔鄭
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
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與
之辭明專封　箋曰昭吳楚虔所立故見當
國文不言出者　已成君故使有蔡盧歸後二
年乃奔蔡初臣
之而後不自安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并十七年食蓋與字
于大辰同占　箋曰
日食
正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箋曰伐例時前見
狄晉故見正伐

冬公如晉箋曰如例時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箋曰伐例時

楚子誘戎曼子箋曰誘例日時者若不疾見世狄國得見本爵楚亦見本爵從狄例殺之箋曰殺例時

楚子何以不名據誘蔡侯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箋曰名則戎曼子亦當名同中國矣七等例反不見也曷爲不疾據俱誘也箋曰据不疾則不書若不疾乃疾之也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大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

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　箋曰太平始治夷狄實以疾之而見耳託若不疾以開其向化之路若曰此爾夷俗耳入中國則罪重矣

夏公至自晉　箋曰公至例時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箋曰晉卒例日

九月大雩　先是公數如晉　箋曰大雩例時月者甚旱

季孫隱如如晉　箋曰如例時嫌如晉葬必月故見此例

冬十月葬晉昭公　箋曰晉葬例月不及時不日慢葬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四見者見世兩

見乃明成國正例也自此不復見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箋曰日食正例

秋郳子來朝箋曰朝例時見世一見禮殺於小邾婁餘小國皆不見郳小昏姻國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箋曰將帥師滅例月

冬有星孛于大辰箋曰孛例時

孛者何箋曰據不言入彗星也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其言于大辰何據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在

大辰也
箋曰言孛于與孛于東方同記其所在耳不相犯也
大辰者何
箋曰据辰加大則非方位
大火也
大火謂心
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
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
箋曰辰伐東西相對孛亘其閒
北辰亦爲大辰
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
箋曰北辰地之南北極也知北辰出地高下乃能知東西故亦名大辰非此大辰也
何以書
箋曰据不入犯
記異也
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
箋曰運斗樞說星孛賊起守大辰

于玉堂亂兵塡門三王爭周以分不言爲天下記異者本託王日食星變指王者所主天下異者其地別有主者王者引以爲戒耳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箋曰及狄戰例時前言晉秦此言吳楚示進夷狄之漸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据於越敗吳于醉李敵也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箋曰晉秦敵而日此敵而從敗狄例時者楚吳皆狄不責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箋曰見世曹卒例月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箋曰外災例時日者大異

何以書箋曰据衛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箋曰非以災書也何異爾箋曰据經言災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箋曰災而同日則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同日異日皆外四國一國亦同於外為天下記異也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　箋曰託王之義於見世復見此例

六月邾婁人入鄅箋曰外入例時月者邾婁內屬國見世致太平同之內入也

秋葬曹平公箋曰曹葬例時見世世見二正例

冬許遷于白羽箋曰遷于例時見世詳錄小國卽許遷以見例必三見遷者猶三見來媵乃足以起錄之之意也孔子曰言之重詞之複不可不察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箋曰伐例時宋公專伐僅於見世見之蓋亦扶伯存王者後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殺其君買蔡世子般殺父不忍日此日者加殺爾非實殺也箋曰世子殺君例月見世許卒略從時日者加錄例合同大國正卒

己卯地震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箋曰地震例日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箋曰伐例時

冬葬許悼公箋曰見世許葬例時

賊未討何以書葬箋曰見蔡般不忍日故月葬此從正例葬之不成于殺也箋曰卒時葬小國褒例也曷爲不成于殺據將而誅之箋曰据經言殺止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从箋曰以同正卒而加殺知藥所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

爲加殺焉爾据意善也箋曰据非將譏子道之不盡也箋曰稱世子曰殺故知非絕之譏之耳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箋曰据大惡不可爲譏文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皃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殺焉爾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箋曰時人謂止殺父君子察之知其非殺也不徑赦之者殺父文已著於春秋因而正之乃可赦之曰許世子止殺

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箋曰如其詞以聽之乃知其非殺因日以其著之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箋曰加日例猶未明故書葬以明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后止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箋曰止進藥誤耳商臣般親推刃其父而與同名則無以過亂賊故必赦之也云免止者止實有罪但免於殺耳又所以杜漸防患教孝止不立子得立何義精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箋曰廿年與十年皆大期也起昭不終故皆不書他事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箋曰出奔例時）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据始出奔未有言自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畔也（時會盜鄸以奔宋箋曰實以鄸奔宋故爲自鄸耳）畔則曷爲不言其畔（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其）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諱使若從鄸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文）何賢乎公子喜時（据喜時不書）讓國也（箋曰言自者國也公孫有國是公子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箋曰据經無讓文）曹伯廬卒于師（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

與喜時曹伯廬弟公子負芻從與負芻喜時庶兄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古者諸侯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　箋曰曹伯無嫡子故公子得爲主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箋曰据三世何異詞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不遷怒也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鄸爲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

與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箋曰喜時當主故當子孫有國曹尚其有有鄭可知故使會專一國而言諱者無竊邑以叛之道也叛則鄭當人曹赦會不治此所以勸善過惡與通濫正同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箋曰盜殺大夫例時

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據立嫡以長有疾也箋曰衛侯無纂文兄輒無絕詞故知有疾不立何疾爾箋曰據有疾可不視朔惡疾也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今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見弟言之者敘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

之所以正名也箋曰非可惡之疾則可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箋曰出奔例時月者有罪從殺君出奔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箋曰蔡卒例日奔鄭復歸閔之故從正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二月葬蔡平公箋曰蔡葬例月前貶昭吳故此從正例復入不見者從可知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晉聘不再見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箋曰自入例時入者出入惡以畔箋曰畔例時

宋南里者何箋曰据曲沃晉陽不繫國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險也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宋南里者略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箋曰非邑故加宋明宋之南里郛郭之地也因諸闉闍城內重門也役作者居其間故又為刑人地名城曰闉闍者言有急則堙之以堵敵也突入南里幾亡其國故繫宋言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是後周有篡禍箋曰日食正例

八月乙亥叔痤卒箋曰大夫卒例日座不見於經僅於卒見者明不見經之大夫者多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出奔者爲東國所簒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箋曰出奔例時

公如晉箋曰公如例時至河乃復箋曰至復例時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箋曰伐例時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前出奔已絶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箋曰自奔例時兩

此未踰年之君也

箋曰据上言居成君詞

其稱王子猛卒何

据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箋曰据文與王子虎同則當從外大夫不卒例卒者恩錄之

不與當也

箋曰成其爲君乃後正之也

不與當者

箋曰又自釋者嫌直以外大夫卒之也

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春秋纂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纂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三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纂辭故從得位卒明其爲纂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未定而亂則當辭立以聽正

箋曰王子猛立乃自據地稱尊

則並非先君所以命之之意更不得藉口於繼及也先猶得爲繼及者有所受之見劉單以居是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箋日日食正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箋曰如例時月者危之起下見執不於執月者執爲晉見義

癸丑叔鞅卒箋曰大夫卒例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箋曰執行人例時稱行人以使執

晉人圍郊箋曰圍例時成郊爲國文

郊者何箋曰據邑不言圍國無所見天子之邑也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我所尊故箋曰言郊爲內詞而不言伐我是知天子之邑知非國者國當先見名乃可言圍不見者則唯伐滅可見曷爲不繫于周箋曰摒侵擯已見例此上見王室不爲無外詞不與伐天子也與侵柳同義箋曰助子朝也圍重於戰侵淺於伐比趙穿尤重不狄者不待敗而罪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肸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

無度失衆見簒　箋曰蔡卒例日月者卒外

例也上不見東國此朱奔而後立者不葬與

許男甯異起

其不當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箋曰君來奔例月而名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箋曰狄敗

師例月日者偏戰例不言

及者抑吳不使得偏戰胡子髡沈子楹滅

箋曰狄獲陳夏齧箋曰獲

滅例時　例時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據甲戌齊國書及吳

戰于艾陵俱與夷狄言

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敗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据齊國書主吳箋曰据使衞不使齊唯所使**中國亦新夷狄也**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箋曰欲著中國有狄行故於此略之新夷狄者遂亂反陳蔡曹擢相說新親也中國親楚引而進之**其言滅獲何**据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獲晉侯言獲此陳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箋曰据當言滅胡子髡沈子楹獲陳夏齧**別君臣也**箋曰上下異文以別之也**君死**

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箋曰大夫有敗師之罪故死不褒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據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吳少進也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嫌敗走及殺也故以自滅爲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名者從赴辭也箋曰以陳新夷狄故吳得少進獲之非吳行少進能結日也天王居于狄泉箋曰居例時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据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著有天

子也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箋曰不與王子猛復不與王子朝故急見天王

尹氏立王子朝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箋曰立例月時者不使尹氏得同衛人先見居不使朝得出王也尹氏貶者明劉單無貶道惡夫無所受而以援立爲功者

八月乙未地震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殺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箋曰地震例日

冬公如晉箋曰如例時

至河公有疾乃復箋曰至復例時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据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殺恥也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齊戰疾 箋曰前執行人不能自直而反請之故恥其見拒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箋曰大夫卒例日

叔孫舍至自晉箋曰大夫至例時舍不去氏不繫乎公也故以舍自至爲詞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殺其君僚

又滅徐箋曰月食正例

秋八月大雩先是公如晉仲孫貜卒民被其役明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箋曰大雩例時月者甚旱

丁酉杞伯鬱釐卒箋曰見世杞卒例日

冬吳滅巢箋曰狄滅例時

葬杞平公箋曰見世杞葬例時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箋曰如例時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

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箋曰大夫會例時

有鸜鵒來巢箋曰鳥異例時來奔詞

何以書箋曰據六鶂退故異

記異也箋曰以來又言有不宜有之詞也

何異爾箋曰據鳥來不異

非中國之禽也箋曰鸜鵒爾雅所謂鸜鵒鴝鵒加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在鳥鼠同穴山之外雍州荒徼所產也合聲爲權欲

宜穴又巢也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鸜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箋曰在鴿鶵之次故知穴禽知

宜宂者經言巢知不宜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箋日大雩例時見旱則月此言上辛從日例又不純日者起季辛非雩也季辛又雩箋日變下辛言季辛嫌非雩例不顯又雩者何箋日据亟烝不言又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託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

箋日又者有謀之詞二辛

文與己亥相起故知逐季氏知季氏者遣謂與入運相起又見荀櫟會季孫唁公則季氏出公明矣非以季起季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箋曰諱奔言孫例日次于揚州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箋曰次例時書次者起齊亦黨季氏

齊侯唁公于野井箋曰唁例時從會例故地野井蓋在齊近地

唁公者何箋曰據次不敢進不宜見唁

昭公將弑季氏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箋曰弑殺一字兩讀耳後改殺君爲弑非古字義昭公亦不至畏季氏而至爲君臣父子之詞

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

公室久矣 諸侯稱公室 吾欲弑之何如 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弑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 箋曰鄭注攷工記引云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孔穎達引亦無兩於字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 失禮成俗不自知也 子家駒曰設兩觀 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乘大路 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 箋曰乘大路以下皆魯祭天祖之禮緣而常用之如六羽之爲僭也 朱干 干楯也以朱飾楯 玉戚 戚斧也以玉飾斧 以舞大夏 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

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
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
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
己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
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
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八佾以舞

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

者也而柔焉

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食己者
柔順箋曰維當作唯婁俗作
屢言牛馬無親唯
驅擾於屢飼己者

季氏得民眾久矣

季氏專
賞罰得
民眾之心久矣民順從之
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

君無多辱焉

恐民
必不
從君命而為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
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

正乃正季氏昭公不從其言終殺而敗焉果反爲季氏所逐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弔亡國曰唁弔失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綣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箋曰曲禮說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謂臿止之使暫居以圖反國也昭公曰喪人自謂亾人不佞不善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君事以爲君羞許爲之止自比於箋曰執臣列再拜顙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慶子家駒慶賀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箋曰禮大夫免君大難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故豫賀之

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鈇鑕要斬之罪卽所賜之以死再拜顙謝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食卽下所致糗也與四脡脯屈曰朐伸曰脡國子執壺漿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也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曰餕纂饌古今字饌具饔未就餕熟食饔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敢致糗于從者糗精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賜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

衽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索

高子曰有夫不祥

猶日人皆有夫不善

君無所辱大禮

禮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太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禮 箋曰再拜稽首臣禮也故辭以爲大不辭再拜顙者彼自用喪禮不可辭也

昭公蓋祭而不嘗

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

腆厚也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禮天子朝皮弁夕糸端朝服以聽朝糸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糸端以燕禪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

弁黻衣裳以助公祭名端以祭其祖禰箋曰先君之服皮弁服也謂用素服與去國服同素冠素衣有不腆先君之器器謂上所執簞壺箋曰器饗食燕之器也遇禮蓋不大饗未之敢用敢以請請行禮箋曰景昭相答皆傳擯詞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不敢當大禮故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以我守宗廟在魯時箋曰言己故魯君也謙言宗廟在耳有

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已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箋曰言今出則不敢自以爲君也禮去國素服祭器不踰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箋曰從者擯介也言依禮籍待之昭公曰喪人其何稱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箋曰既相見行賓禮則不可稱喪人擯者當言寡君矣故先謝之景公曰孰君而無

稱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　箋曰言待之以初也昭公於是噭然而哭噭然哭聲皃感景公言而自傷諸大夫皆哭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爲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　箋曰菑植立也立人爲門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箋曰唁禮久廢故不敢質言稱之也其辭足觀矣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　箋曰其詞誠款景昭皆不能若此故譏之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箋曰大夫卒例日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箋曰宋卒例日

曲棘者何箋曰据無會遇文宋之邑也箋曰直言卒于故知非他國邑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箋曰据無可隱無可褒

憂內也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箋曰言宋公卒于曲棘若宋公至我曲棘而卒者然故知爲內出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箋曰取內邑例月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不言伐我爲公取之

也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

箋曰從內取邑例故知爲公取史桀森說下書自齊明齊有力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箋曰宋葬例月

三月公至自齊箋曰至自例時月者起至齊有危仍不得入其國也居于運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箋曰居例時

夏公圍成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攝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爲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爲譏者昭無臣子入卽

如定公當致也　箋曰圍例時廖
梁說邑不言圍言　圍者起成本國

秋公會晉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鄟陵不月

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
爲大信辭

公至自會箋曰公至例時居于運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

不憂助納之而使居
于運　箋曰居例時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箋曰楚卒例日經無棄疾立文此居卽誘戎曼

之楚子也從正
例知非與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箋曰入例時月者非篡詞從取國例

成周者何箋曰据新周言成周此當言京師**東周也**是時王猛自號王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箋曰後之東周都也此時實京師以王城有王猛子朝故對言之**其言入何**据入者篡辭**不嫌也**上言天王著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主言入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箋曰不言京師則可言入如君以師入人國也此與出入惡者相對故亦用美惡不嫌例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猶楚嬰齊箋曰以奔例時召毛

不貶者有君而因事之亦從其志明承亂後人心未知所趨向不足深罪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箋曰公如例時

公至自齊箋曰公至例時居于運箋曰居例時

夏四月吳殺其君僚不書闔廬殺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不舉專諸殺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衆見殺故不略之　箋曰國殺君例時月者賤者殺當言人吳無大夫又不可君言盜故從國舉以月見例凡釋經不可記傳文非獨不可用史事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箋曰大夫會例時外大夫會唯此一見以憂內特錄之

冬十月曹伯午卒箋曰見世曹卒例月

邾婁快來奔箋曰來奔例時

邾婁快者何箋曰据君當稱子大夫當氏邾婁之大夫也箋曰以鼻我不氏知亦大夫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箋曰据以近書例已見以近書也說與鼻我同義箋曰但著鼻我事無所比故再見

例也必於來奔見者明丑我褒進之

公如齊箋曰公如例時

公至自齊箋曰至自例時居于運箋曰居例時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月者爲下出也箋曰見世世曹葬例時月者終進之同大國

公如晉箋曰公如例時次于乾侯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强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次于乾侯不諱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箋曰次例時不敢進譏晉不憂內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箋曰鄭卒例日

六月葬鄭定公箋曰鄭葬例月不及時不日慢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箋曰見世滕進日卒月葬同大國

冬葬滕悼公箋曰見世滕例月葬此時者常見月不顯褒進故一月一時以起之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箋曰至自地危例例時起晉不恤公

居于運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箋曰居例時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答喜見

唁也不月者例時也箋曰使來例時起齊禮亦怠

公如晉箋曰公如例時次于乾侯箋曰次例時不致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箋曰大夫卒例日

秋七月箋曰公危失據故不書他事

冬十月運潰箋曰潰例時月者內邑國之從重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据國曰潰邑曰叛郛之也郛郭箋曰以爲國也曷爲郛之也据成三年棘叛不言潰箋曰据公次乾侯不居運矣君存焉爾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郛之者

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圍成失大得小而不能節用　箋曰焉爾者設詞也使若君在而潰危公無所居也臣子逐君無責其憂納之道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箋曰公在在例月月者存之存之者危之也公再次乾侯不能入晉遂失齊亡運故以五始例存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箋曰晉卒例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箋曰晉葬例月不及時不日慢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　箋曰夷狄相滅例時月者滅奔例徐子章禹奔楚箋曰滅奔例時奔不名此名者大平治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箋曰公在例月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極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　箋曰會例時晉納叛臣惡明會無貶文不責晉也豈惟不責晉乃不責季氏而專責公者公能自責立可歸魯改修

其政討叛而絕晉不然雖得晉力復入又將失之因齊得運而潰是其效也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始卒便名日書葬者寅皆當略　箋曰見世進薛月卒此日者前伯卒同夷日恩錄之乃見本例明王者不以恩廢禮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箋曰使唁例時不言來者廖榮說乾侯晉地

秋葬薛獻公箋曰見世薛例時葬

冬黑弓以濫來奔箋曰來奔例時

文何以無邾婁据讀言邾婁言來邾婁邑例箋曰据不繫庶其文有邾婁

通濫也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曰以濫與黑肱使爲君也箋曷爲

通濫据庶其不通濫也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箋曰與曹公孫會同也必見此二例者明王者有封國之道問其傳則知賢喜時叔術失其記則知通此二邑爲封賢者子孫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

何賢乎叔術据叔術不書讓國也箋曰子孫宜有地故知讓國

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顏公時也邾婁

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不知孝公者邾妻外孫邪將妾子邪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所與淫公子凡九人箋曰九公子者媵也諸侯一娶九女當時謂之九公子不知主名故泛言之非通九人也邾婁君得通魯媵者或先所通或邾婁女歸媵從來而通之蓋欲立其出因謀殺嫡又云魯公子者或說非媵魯女也蓋亦邾婁女之所出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禮也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

也箋曰列女傳所謂魯孝義保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以身从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大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賞以活公為重也賊至湊公寢而殺之殺臧氏子也不知欲殺孝公者納寡耶將利其國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箋曰臣媵臣也左傳曰男為人臣女為人妾二臣為媵于魯掌公宮事者故後還郴要寺起公宮故外臣不知而媵臣先至臧氏之母曰公不从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

天子箋曰時魯以太子奴別立君故怨孝公不奴之狀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箋曰二臣又負義俠發顏陰謀於是事敗謀殺列國君當身坐罪耳子不宜絕立叔術罰已甚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箋日名嫗也或以老而號爲嫗据其後稱之、盈女也箋曰盈嬴也秦同姓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箋曰時九公子之徒出歸邾婁二臣亦從還國嫗以二臣不爲本國反助魯證顏婬謀故怨之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利其色也箋曰叔術枉法殺人故公扈子諱之

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盱幼而皆愛之叔術嫗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珍怪猶奇異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人夏父自謂也國人飢亨此珍食不應與盱共箋曰國本人而盱有餘言盱所得常多之已爲有餘盱本或作盻許慎引作虍箋曰非盱宜食故食有餘叔術覺焉覺悟也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事之先見箋曰悟其未足有餘之說曰嘻此誠爾國

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箋曰叔術受命君邾婁當傳己子今乃致於夏父故夏父分國封盱也諸侯無生而傳國之禮當終叔術身傳終言之耳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五分受其一箋曰邾婁夷國最大者既五分之又分小邾婁爲倪猶爲魯附庸故曰魯地方七百里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公扈者氏也習乎邾婁之故故事也道所以言也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惡有猶何有甯有此

之類也言賢者當有反妻嫂殺殺顏者之行乎誅顏之時天子殺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天子殺則讓無妻嫂感兒爭食之事箋曰不貪位而立孤故可爲賢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殺吾天子猶曰何故殺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殺則讓之故也夫子本所以如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案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殺君之罪殺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于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

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有
是言箋曰諸侯受王命不可私讓公扈言
常被兵是叔術逆命負固陷夏父於叛篡愈
不賢也盈女攜子再嫁叔術卽同居繼父也
不得爲妻嫂所坐者枉法殺二臣當從賊
賢害民律削耳而已五分其國無罪可科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據國未有口繫于人
箋曰據曹公孫會文有
曹天下未有濫也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
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
婁箋曰不可言邾婁
黑弓愈不可言濫黑弓天下未有濫則其言
以濫來奔何據上說天下實未有濫者言春
秋新通之也春秋所通之君文
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君
邑來奔同文箋曰據成黑弓爲濫君叔術

者賢大夫也箋曰叔術賢君也若是大夫則當效夙不立乃又妻君母大逆無道不當爲賢也傳云賢大夫者絕之則爲据濫未通言之非叔術身爲大夫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觸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口繫通之文亦不可施箋曰絕謂封不及子孫非口讀絕句也不絕則天下無濫而邾婁有濫仍是世大夫矣邾婁無大夫春秋無世大夫皆不可通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推猶因也因就大夫

竊邑奔文通之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與滅國繼絕世 箋曰黑弓本世大夫也春秋不欲見世法故以濫與黑弓成之爲國爲欲見王者有封賢者子孫之例其所以賢者經不得見也因史文有鄭濫之事爲見二例明大夫得受封而已叔術事果爲史臣所沒僅見於此則叔術之幸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後昭公処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也 箋曰日食正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箋曰公在例月

取闞箋曰取邾婁邑例時

闕者何箋曰据不繫文似取運邾婁之邑也箋曰復見正例也

曷爲不繫乎邾婁箋曰据諱亟已再見矣諱亟也與取濫爲亟箋曰以公出見例乃見邾婁體國不譏公也

夏吳伐越箋曰伐例時

秋七月箋曰方見周滅文故不書他事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箋曰會例時城成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

也[illegible][illegible]子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

行[illegible][illegible]言成周者起正居寶外之 箋曰城例

時[illegible][illegible]者滅文也上言天王入亦滅

詞[illegible][illegible]滅而後城之乃復稱京師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箋曰不言薨于晉使公得有之

春秋昭公經傳解詁弟九

受業清泉許本愷 衡山向燊 校栞